

元代蒙文漢譯「不怕那甚麼」 的相關問題



一三一四年〈重陽宮聖旨碑〉拓影，下載（傅斯年圖書館藏，登錄號 04380）

洪金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4 期 2013.6

一、前言

今傳元代文獻中尚可見到句尾為「不怕那」和「不怕那甚麼」的語句，意思都是「不怕嗎？」唯後者語氣比較強烈。這些語句，有的見於紙本文獻，有的見於石刻文字。這裡所謂石刻文字，質言之，就是聖旨碑、懿旨碑、令旨碑、法旨碑。碑上的聖旨，^①原文全是蒙古語，書寫的文字則是八思巴字（非畏兀字）。^②這些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大部分都有漢文翻譯。^③這些翻譯，有兩個特點：一是譯文近乎蒙古原文的逐字逐句對譯，完全脫離漢語語法的規範，讀來拗口，聽來難懂，職是之故，田中謙二（1912-2002）稱之為「蒙文直譯體文章」，^④亦邻真（林沈，1931-1999）則稱之曰「硬譯公牘」。^⑤二是譯文大量使用當日的口語白話，如「不揀甚麼差發」、「無體例的勾當」、「好生搔擾百姓的上頭」等，上世紀的馮承鈞（1887-1946）因而稱之為「元代白話」，「元代白話公文」。^⑥

元代直譯文獻，不蒙不漢，俚俗不文，向為傳統學者所不取。然而，正是因為直譯文獻未再更進一步修飾為典雅的文言，因而保留較多的歷史原貌，具有更高的史料價值。它既是歷史學者研究元代政治、社會、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又是語言學者研究中世紀蒙古語言的寶貴語料，^⑦故而二十世紀以來長期受到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的關注。有人蒐集這類材料，給予或詳或略的註釋，匯輯成書，俾便利用。有人單就一方碑刻上的蒙漢文字，從歷史學和語言學的角度，說文解字，疏通其意義。單篇文章為數不少，成果豐碩，其中一部分，下文將加引用。至於編輯成書的，以成書先後為序，有馮承鈞的《元代白話碑》（1931 初版）；Nicholas Poppe（鮑培，1897-1991）的 *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1941 初版）；^⑧蔡美彪（1928-）的《元代白話碑集錄》（1955 初版）；^⑨羅常培（1899-1958）、蔡美彪（1928-）合編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

* 文稿修訂期間，惠蒙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蕭素英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陳得芝（1933-）教授二位師友指正甚多，謹此敬申謝忱。

① 為行文方便計，聖旨、懿旨、令旨、法旨等，此處及下文有時僅用「聖旨」二字來概括。

② 與「他每不怕那」或「他每不怕那甚麼」相對應的畏兀字蒙古語聖旨，筆者未見。

③ 頒給西藏地區的當然用不著譯為漢文。

④ 田中謙二，〈元典章における蒙文直譯體の文章〉，載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田中謙二，《元典章の文體》（收入《校定本元典章·刑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1964〕），第1冊附錄，頁47-161。

⑤ 亦邻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輯，頁164-178。

⑥ 馮承鈞編，《元代白話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初版）。

⑦ 此係就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言。至若八思巴字漢語文獻，則具有很高的中古漢語音韻學研究的語料價值。

⑧ 書名可英譯作 *The Square Script*（方體字）。一九四一年俄文初版。一九五七年出英文版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一九八六年出郝蘇民（1935-）翻譯補注本《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

⑨ 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語》(1959 初版)；^⑩ 照那斯圖 (Junast, 1934-2010) 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1991 初版)；^⑪ 祖生利的《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下編·元代白話碑文集錄校注》(2000, 博士論文)；^⑫ D.Tumurtogoo 的 *Монгол Дөрвөлжин Үсэгийн Дураxхалын Судалгаа* (2002 出版)；^⑬ 呼格吉勒圖 (1949-) 的《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2004 初版)；^⑭ 以及 D.Tumurtogoo 的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2010 初版)。^⑮ 這些書中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符號轉寫 (transliteration) 或語音轉寫 (transcription) 及其漢字直譯，^⑯ 下文將有所轉錄。

除了碑刻外，元代紙本文獻亦可見到「不怕那甚麼」的語句。據瀏覽所及，出現「不怕那甚麼」次數最多的，當屬《元典章》(全稱《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一書，近二十次。一無例外，它們都是《元典章》個別文書所載硬譯聖旨內的一部分。十多年來個人斷續點校《元典章》，遇到「不怕那甚麼」語句之時，總是在選用標點符號上躊躇不決，原因是我不能確定「不怕那甚麼」的語句屬性。「甚麼」是疑問詞，但是帶有疑問詞的句子有時不是疑問句，而是陳述句，要用句號(例如：我知道那是甚麼。。「不怕那甚麼」是陳述句呢，或者是疑問句？其次，疑問句有是非問句、選擇問句、特指問句、反復(正反)問句、設問句、反問(反詰)句等等，「不怕那甚麼」若非陳述句，而為疑問句，那麼，據諸多學者已經指出，應屬於反問句一類。反問句末尾常用問號，但有兩種例外情況：一是語氣舒緩的反問句末尾用句號(例如：我怎麼知道那是甚麼。)；二是語氣強烈的反問句末尾用嘆號「！」(例如：我那裡知道那是甚麼!)。我讀元代白話公文和漢字直譯聖旨，見諸家標點「不怕那甚麼」，並不一致：有用句號的，如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有用問號的，如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⑰ 行家互有歧異，我無所適從，因乃匯集相關新舊資料，重讀諸家新舊著作，俾便確定最後的選擇。

⑩ 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增訂本)。

⑪ 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研究文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0)(簡稱《照I》)；《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1)(簡稱《照II》)。

⑫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0 打印本)。

⑬ Д. Төмөртөгөө, *Монгол Дөрвөлжин Үсэгийн Дураxхалын Судалгаа: удирдхал, эх бичиг, үгсийн хэлхээ, ном зүй*. Ulaanbaatar: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ngol Studies, 2002.

⑭ 呼格吉勒圖，《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⑮ D.Tumurtogoo,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Introduction, Translitera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0). 同一編者又編有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一書，二〇〇六年由同一 Institute 出版。

⑯ 符號轉寫 (transliteration) 指將某語言之文字符號以另一種較普遍的符號如拉丁字母表示，文字符號跟拉丁字母為一對一關係，讀者可以從轉寫還原文字拼寫形式。語音轉寫 (transcription) 則是以音標表示文字的實際發音，語音轉寫跟文字符號不是一對一的關係，不一定能還原文字的拼寫形式。

⑰ 馮承鈞《元代白話碑》一書，使用舊式句讀，首尾全用「。」。蔡氏一無例外在「不怕那」和「不怕那甚麼」後加句號。照氏全用問號，只有一例外，見《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頁 88。

二、語法結構與釋義

最早對蒙文聖旨漢字直譯「不怕那甚麼」提出訓釋的可能是蔡美彪。¹⁸ 他的《元代白話碑集錄》收有〈一二六一年林縣寶嚴寺聖旨碑（二）〉，碑內漢字直譯云：

這梅蒼長老慶講主爲頭兒和尚，爲道是有聖旨呵，無體例公事休行者。行呵，他每不怕那甚麼。

蔡氏註云：

「不怕那甚麼」意即「甚麼都不怕麼」。或作「不怕罪過那甚麼。」此語譯法甚多，大意皆同。在漢語文言體中譯作「國有常憲，寧不知懼。」¹⁹

一九六三年，亦邻真在〈讀 1276 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兼評尼古拉·鮑培的譯注〉一文中，將蒙語令旨內“eu-lu·u a-ju-qun mud”一語，譯作「此輩豈無懼歟」，並做註闡釋蒙文原文的意思，註云：

碑面漢譯文作「他每不怕那甚麼」，殊爲費解。[mud] 是 [mun]（這個，那個）的複數主格形式，是本句的主語，指執有令旨的道士們。未來時靜動詞 [a-ju-qu]（懼怕）與主語相適應，採取了複數形式加 [-n] 後綴。否定小詞 [eu-lu]（不）之後附加疑問小詞 [·u]（嗎？）來表現否定的疑問句，這是古蒙古語的特點，現代蒙古語中已沒有這種特點了。²⁰

¹⁸ 二十世紀初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輯錄元碑，加以考釋，分期刊載在《通報》（*T'oung pao*）上（1904、1905、1908 各一篇）。首篇文字“*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見 *T'oung pao*, Série II, Vol.V (1904): 357-447. 其中第 393 頁第 5 條註，對「不怕罪過那甚麼」做註，全文如下：

不怕罪過那甚麼。Je considère le mot 過 comme ayant le sens de 《survenir, arriver》, de même que dans les exemples cités à la n. 1 de la p.379. —La formule que nous avons ici est fréquente à la fin des édits. Ainsi n° IX: 不怕那甚麼《Ne craindraient-ils rien?》—n° X: 他每不怕那甚麼《Eux, ne craindraient-ils rien?》—n° XIII: 他每更不怕那《Eux, d'ailleurs, ne craindraient-ils rien?》

¹⁹ 《元代白話碑集錄》，頁 22。按「國有常憲，寧不知懼」云云，見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294.8.6）皇帝聖旨：「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此一聖旨全文，下列元代文獻具有轉載：《元典章》卷三一，〈禮部卷之四·學校一·儒學·崇奉儒教事理〉（頁 4 下-5 上）；《通制條格》卷五，〈學令·廟學〉條（頁 210-211）；《廟學典禮》卷四，〈崇奉孔祀教養儒生〉條（頁 85-86）；《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學校·儒學〉條（頁 8 下-9 上）。聖旨頒布確切日期，係據《元史》卷一八，〈成宗紀一〉，該年月十四日「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云云推斷。又，蔡氏後來在〈涇州水泉寺碑〉中對「他不怕那」亦持同樣見解，云：「八思巴字蒙文作 eu-lu·u a-ju-qun mun。習見之八思巴碑文中，mun 多作 mud，爲複數指示詞，漢譯作『他每』。此碑之 mun 乃 mud 之單數形，故譯爲『他』。此指收執聖旨之僧孛。『不怕那』爲元碑習見之譯法。或譯『不怕那甚麼』，係據蒙語直譯。漢文文言譯文或作『寧不知懼』、『國有常憲，寧不知懼』，較近於原義。」《元史論叢》第 3 輯（1986），頁 241，註 12。蔡氏此文後來收入《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2011），已將「此指收執聖旨之僧孛」刪除，見頁 69。

²⁰ 亦邻真著，齊木德道爾吉等編輯，《亦邻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頁 445。

一九八二年，照那斯圖在〈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復原與考釋〉一文中，將蒙語聖旨“(ü)eledu·esu mud basa ülu·u ’ayuGun”一語，仿倣元人直譯，譯為「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麼？」而自己的漢譯則作「如做，他們豈不怕？」他不同意過去學者把此句中的“·u”看作疑問語氣助詞，此句為一般疑問句的見解，認為“·u”應該是「形動詞將來時附加成分」，此句是特殊的疑問句，「表示肯定意思的反問」。^{②①}照氏後來又寫了兩篇文章，再度援引例證，進一步闡釋他的這個主張，並且說明這種語句結構，僅見於元代蒙古語，現代蒙古語裡已不存在，而且「這種句子的語氣，在口語裡是用一種特殊的語調表達的」。^{②②}

二〇〇四年，方齡貴撰〈為“不怕那甚麼”進一解〉，釋「不怕那」為「不怕嗎？」釋「不怕那甚麼」為「不怕嗎怎的？」或「不怕嗎怎麼著？」以此來訓讀元代相關文獻，的確是「語意就豁然貫通了」。方氏為著名元史學者，並非語言文字學家，文中雖未使用語言學上的術語，他的訓釋，說明他認為「不怕那甚麼」為一反詰問句。^{②③}

我贊成照氏「他每不怕那甚麼」為特殊反詰句的分析。他的主張為後來的青年學者所接受。李崇興、祖生利、丁勇合著《元代漢語語法研究》（2009）第七章〈元代白話碑文的直譯體特徵〉第三節〈代詞的特殊用法〉，闢有小節〈“不……那甚麼”的特殊反詰句〉，詳細討論蒙漢兩種不同語言的這種特殊反詰結構。他們指出，表達反詰語意的結構「……那」和「……作麼（麼）」在晚唐五代已見到結合而為「……那作麼」的形式，表達的反詰語氣更加強烈。宋代以後，「作麼」音變為「怎麼」，又有「怎的」、「怎麼的」、「子麼」、「仔麼」、「則麼」、「則末」等形式。元代時發生兩個變化：一是「怎麼」被「甚麼」取代，二是「那」有時也可以用「也」（音「呀」）。元代直譯體文獻中常見的句式「不……那甚麼」是近代漢語「……那怎麼」的變體，對應於中古蒙古語裡一種特殊的反詰句，以「不」來對譯“’ülu·u”，以「那甚麼」來傳達整個句子所表達的反詰語氣。「不……那甚麼」在「純漢語」文獻中很少見，它們大都見於直講體文獻（如《孝經直解》）、會話書（如《老乞大》）、元曲、以及白話聖旨、令旨中，那是因為受到蒙式漢語表達的影響。^{②④}應當指出，「甚麼」兩字是蒙古原文所無有，是譯者體會“’ülu·u ’ayuqun”的強烈反詰語氣而加上的。該句逐詞釋義如下：

②① 照那斯圖，〈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復原與考釋〉，收入《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研究文集》，頁69-80。原載《中國語言學報》1982.1。

②② 照那斯圖，〈再論八思巴字蒙古語中的’ülu·u〉，《西北民族研究》1988.1：210-213。照那斯圖，〈《蒙古秘史》中「兀衆兀」的「兀」是什麼〉，《民族語文》2002.2：33-36。

②③ 方齡貴，〈為“不怕那甚麼”進一解〉，氏著《元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232-238。原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1（1999）。朱慶之〈關於疑問語氣助詞“那”來源的考察〉以及馮春田〈反詰疑問代詞“那”的形成問題〉二文，雖未涉及「不怕那甚麼」，但對於我們了解此句，卻相當值得參考。朱文載《古漢語研究》1991.2：28；馮文見《語言科學》2006.6：52-61。

②④ 李崇興、祖生利、丁勇，〈《元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頁175-183。關於「那」字，可參看朱慶之，〈關於疑問語氣助詞“那”來源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2：24-28；馮春田，〈反詰疑問代詞“那”的形成問題〉，《語言科學》2006.6：52-61。

'üledu·esu mud basa 'ülü·u 'ayugun
做（假定副動詞） 他們 也 不（將來時形動詞） 怕

「不怕那甚麼」所表達的反詰語氣固然強烈，它基本上還是一個疑問句，選用問號也許更為適當。當然，使用句號或嘆號，也沒錯。

三、疑問與隨想

閱讀諸家相關著作，一方面幫助我確定怎麼標點「不怕那甚麼」，一方面也引發了我的兩個疑問和若干隨想，爰加記錄，期望行家解開我的疑惑，糾正我的想法。

（一）“bu 'üèleddugeè” 的有無問題

兩個疑問都是蒙古語言文字學上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與譯文「不怕那甚麼」對應的蒙文原文，多數碑刻或文書原件都有“bu 'üèleddugeè”（元譯「休做者」）兩字，但也有好幾件是沒有這兩字的，而不論有、無這兩字，文義都可通，因而無孰對孰錯之可言，那麼，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為便利提問，我製作〈Ayuqun 蒙漢對譯表〉，將相關蒙文原文的轉寫抄錄在左側，右側則為相對應的元代漢字直譯。觀察表中的蒙文轉寫和漢字直譯，顯然可見，頒給寺院宮觀或僧道個人的聖旨，其結尾文句幾乎千篇一律，很少例外，都是以「……做呵，不怕那甚麼」作結，最後則是記下書寫聖旨的日期和地點，通常以十二生肖紀年，地點後加「有時分寫來」，如「虎兒年四月十五日，大都有時分寫來」。與此相對應，這類所謂「護持聖旨」，都是以「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之類的語句開其端。這類聖旨的首和尾，可說都格套化了。首尾之間，因人因事而內容稍有不同，但文字也有格套化的傾向。這是題外，不贅。²⁵

按前揭〈Ayuqun 表〉中收錄 32 件文書，聖旨最多，25 件；其餘為懿旨 2 件、令旨 4 件、法旨 1 件。各件結尾語句，可說相當一致，以②為例，皆是：

②……jarligt'u ge·eju yosu 'üge·uè 'üeles bu 'üèleddugeè.
聖旨 有 說 體例 無 勾當 休 做（第三人稱祈使）

²⁵ 關於聖旨等格套化起首語，參 Francis W. Cleaves,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y* 3 (1979): 65-88. 洪金富，〈元朝文獻考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2010）：740-742。

'üëledu·esu 'ülü·u 'ayuGu mun.
做（假定副動詞） 不（將來時形動詞） 怕（將來時形動詞） 他

（沒體例的勾當休做。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圓括號內文字為元代譯文，下同）

⑫⑳為懿旨，故改“jarlig”為“·i dži”，①④⑨⑩為令旨，故改作“bič'ig”；㉑為法旨，故作“hua dži”，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幾無不同。㉒撇開“jarlig”、“bič'ig”、“·i dži”、“hua dži”不論，以有無“bu 'üëleddugeè”兩字而言，32件文書可依其結尾句子的結構分為五個群組：

A組，有“bu 'üëleddugeè”，隨後為“'üëledu·esu”，前者元譯通常作「休做者」，後者作「做呵」。原文和譯文都將本組文件結尾句子分為二句，以“bu 'üëleddugeè”為斷；隨後的“'üëledu·esu”為第二句首字，“'ülü·u 'ayuGu”（「不怕那」）在第二句內，可能在句中，也可能在句末。〈Ayuqun表〉中這一結構的文件最多，計21件，即①-③、⑤-⑧、⑩、⑪、⑬、⑭、⑯-⑲、⑳、㉒、㉓、㉔、㉕。前舉第②件即為一例，茲再舉一例如下。為便利讀者了解，以下A至D四群組各取一例，仿《元朝秘史》傍譯例，逐詞標識元代譯字於下。

㉑.....yosu 'üge·un 'üëles bu 'üëleddugeè.
體例 無 行=勾當 不=休 做（第三人稱祈使）

'üëledu·esu mun basa 'ülü·u 'ayuGun.....
做（假定副動詞） 他 更 不（將來時形動詞） 怕（將來時形動詞）

（無體例行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甚麼？）

B組，有“bu 'üëleddugeè”，隨後為“'üëledun yabu·asu”，後者字面意義為「做去呵」、「做行呵」，元譯作「行呵」，與A組“'üëledu·esu”同義，亦以“bu 'üëleddugeè”為斷，分為二句，義同A組。本組1件，即㉒，作：

㉒.....yosu 'üge·uè 'üëles bu 'üëleddugeè.
體例 無 勾當 不 做（第三人稱祈使）

㉒ 聖旨頒發對象不同，聖旨“jarlig”之前的主語當然隨之而異；其次，主語有單數、複數，句末作 mun 或 mud，當然亦相應而變；mun 或 mud 通常置放在句末，但也有出現在句中的；ayuqu 或作 'ayuqun。似此之類的小差異，不足異，不必贅。又，“bič'ig”原意為文書，字根為“biče-”（「寫」）。元代公文書中，蒙語“jarlig”（字根“jarla-”，曉諭、宣布之意）對譯漢語「聖旨」，“bič'ig”對譯「令旨」。漢人把皇后、皇太后的文書稱為「懿旨」，國師、帝師的文書稱為「法旨」，分別得很清楚。蒙古人原無「懿旨」、「法旨」的觀念，都是文書，都是“bič'ig”，為與皇太子的「令旨」即“bič'ig”相區別，乃借用漢語「懿旨」、「法旨」，故見音譯“·i dži”、“hua dži”。

'üeledu·esu yabu·asu mud 'ülü·u 'ayugun.....

做（假定副動詞）行（假定副動詞）他每 不（將來時形動詞）怕（將來時形動詞）

（無元代譯文。照那斯圖今譯：不得〔因持有聖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C 組，無“bu 'üeleddugeé”，餘同 A 組，計 5 件如下，方括號【】為我所加，暫可忽略：

⑫.....yosu 'üge·uè 'üeles 【】'üeledu·esu mud basa 'ülü·u 'ayugun.

體例 無 勾當 做（假定副動詞）他每 更二也 不（將來時形動詞）怕（將來時形動詞）

（無體例勾當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⑮.....yosu 'üge·un 'üeles 【】'üeledu·esu 'ülü·u 'ayugun mud.

（無體例勾當做呵，不怕那什麼？）

⑳.....yosu 'üge·uè 'üeles 【】'üeledü·esü mud basa 'ülü·ü ayuqun.

（元譯未見）

㉓.....yosu 'üge·un 'üeles 【】'üeledu·esu mud basa 'ülü·u 'ayugun.

（做無體例的勾當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㉖.....yosu 'üge·un 'üeles 【】'üeledu·esu mud basa 'ulu·u 'ayugun.

（做無體例的勾當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D 組，無“bu 'üeleddugeé”，餘同 B 組，計 3 件如下：

④.....yosu 'üge·uè 'üeles 【】'üeledun yabu·asu 'ülü·u

體例 無 勾當 做（聯合副動詞）行（假定副動詞）不（將來時形動詞）

'ayugu mud.

怕（將來時形動詞）他每

（做沒體例的勾當，行〔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⑨.....yosu 'ügeé ['üeles] 【】'üeledun yabu·asu 'ülü·u 'ayugun mud.

（元譯未見）

㉑.....yosu 'üge·uè 'üeles 【】'üeledün yabu·asu ülü·ü ayuqun mud.

（元代應無漢譯）

E 組有 2 件，②⑤和③①，文中「'ülü·ü'ayuqun 不怕那」並非出現在文件結尾，而且文中既無「bu'üeleddugeè 休做者」，亦無「'üeledu·esu 做呵」或「'üeledün yabu·asu 做呵」，結構與前述四組不同，但全文文義順暢無可疑，不必論。

在文字結構上，前述四組有同有異。共同點是，依序都有①“yosu'üge·üè'üeles”三字，元譯常作「無體例的勾當」。②條件副動詞（即假定副動詞，conditional converb, -basu~ -besü），其原文在 A、C 二組為“'üeledu·esu”，B、D 二組為“'üeledün yabu·asu”，意義無異，元譯多作「做呵」。③反詰句“'ülü·ü'ayuqun”二字，元譯或作「不怕那」，或作「不怕那甚麼」。不同的是，在①②之間，A、B 兩組都有第三人稱祈使句（Imperative; -tuyai~ -tügei）“bu'üeleddugeè”兩字，元譯多作「休做者」，而 C、D 兩組則無“bu'üeleddugeè”兩字。我的問題在 C、D 兩組，質言之，我疑 C、D 兩組在前引原文轉寫括號“【】”處脫漏了“bu'üeleddugeè”兩字。

按 C、D 兩組 8 件無“bu'üeleddugeè”兩字，語法無問題，文義也可通，說它脫字，似嫌嚴厲，但是，兩個情況啓人疑竇。第一，前述四組 30 件文書結尾語句文字，可說已經定型化成為格套，其中有“bu'üeleddugeè”兩字的 A、B 兩組 22 件，無有的 C、D 兩組 8 件，比率懸殊。第二，A、B 兩組其實為兩句，以“bu'üeleddugeè”為斷，是第三人稱祈使句，後面的就是反詰句；C、D 兩組無“bu'üeleddugeè”，連上讀為一句，一個反詰句。前兩組與後兩組，照那斯圖通常分別譯作「不得因持有聖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豈不怕？」及「如果因持有聖旨做無理的事，豈不怕？」在結構上、文義上、文理上，前、後兩組究竟是不太相同的。前兩組意思表達完整嚴密，後兩組並不那麼周詳圓滿。

假如問題可以成立，C、D 兩組的確脫漏“bu'üeleddugeè”，那麼，脫文原因可以推說是由於原文前後出現“'üeles”、“'üeleddugeè”、“'üeledu·esu”諸字，字首都是音素“'üele-”，寫法相同，再加上八思巴字形方正，長相相似，稍一不慎，就有可能魯魚亥豕，傳抄錯誤，脫漏兩字。我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這樣簡單推托責任給抄手，不能不面對兩點質疑：第一，C、D 兩組 8 件文書脫漏的都是“bu'üeleddugeè”兩字，而不是別的文字如“'üeledu·esu”，未免過於湊巧。第二，該 8 件文書元代直譯尚存者 5 件，^{②⑦}它們的元代直譯（⑫⑮譯作「……做呵，不怕那什麼？」④②⑦③⑩譯作「……做……呵，……不怕那什麼？」），卻忠實傳達了沒有“bu'üeleddugeè”兩字在內的單一反詰問句的意思。原文與譯文的一致無差，證明譯者手中的原文，原本就是沒有“bu'üeleddugeè”這兩字的。譯者忠實於原文。原文沒有“bu'üeleddugeè”，究竟是脫漏，或者是聖旨原本如此，很難定論。

②⑦ 頒給西藏佛寺的②④②⑨兩件，當然無漢文直譯，另外一件即⑨，尚未發現直譯。

爲了釐清疑問，我翻檢祖生利博士論文《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下編《元代白話碑文集錄校注》，清查書中收錄的 118 篇白話碑文中，結尾語句含有譯文「不怕那」或「不怕那甚麼」的文字，統計原文應有及原無“bu ’üëleddugeë”兩字的件數，結果是：有遠多於無，41 比 17，見文後表二〈有休做表〉及表三〈無休做表〉。已見〈Ayuqun 表〉中者，前者 41 件中有 10 件，後者 17 件中有 5 件。換言之，在元代蒙文聖旨等公文書中，結尾語句含有“bu ’üëleddugeë”兩字的，有前述 22 件原文尚存者，加上〈有休做表〉所見原文已佚的 31 件，合計 53 件；其無“bu ’üëleddugeë”兩字的，有前述 8 件原文尚存者，加上〈無休做表〉所見原文已佚的 12 件，合計 20 件。要之，不論原文尚存與否，元代公文書中含有“bu ’üëleddugeë”兩字的至少 53 件，無有的至少 20 件。認爲這 20 件文書沒有“bu ’üëleddugeë”兩字是脫漏，都是傳抄疏忽所致，並不合常理。元代護持聖旨結尾語句有無“bu ’üëleddugeë”兩字，也許與脫文與否無關，聖旨起草人不同的說話習慣和文字風格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因素。²⁸

(二) “mun, mud” 的字義句讀問題

第二個問題同樣出現在聖旨結尾語句，即其中的“mun”這個字的字義和句讀問題。問題係因閱讀 Tumurtogoo 教授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2010) 而起，因而下文舉例皆來自該書。應說明者二：一，Tumurtogoo 教授拼寫蒙文，一如多數學者，自成系統，如照那斯圖作“mun”、“mud”、“jarlig”、“’ülu·u ’ayuqun”，Tumurtogoo 作“mün”、“müd” “jarliq”、“ül ’ü: ayu:qun”，今引其書，隨用其系統。二，所引例子皆有元代譯文。原文轉寫，有引用整句的，有截去首尾的，元代譯文亦視情況有所刪節。

第二個問題與“mün”字在句子中的位置有關。按〈Ayuqun 表〉32 件文書中只有兩件（²⁵³¹）無此字。其餘有此一字的 30 件中，以此字位置論，可有如下 F、G 兩種情形：

F：介於條件副動詞“üiledü’e:sü”（「做呵」）和反詰句“ül ’ü: ayu:qun”之間，共 10 件，其中 9 件後連“basa”，作“mün/müd basa”（⁷¹²¹⁸²¹²³²⁷²⁸³⁰³²），1 件無“basa”，單作“müd”（²²），疑應補作“müd basa”。舉三例如下。（底線爲筆者所加。“【】”標示前文疑脫“bū üeledtügei”處。）

²⁸ 猶如蒙文聖旨起草人各有各的說話習慣和文字風格，漢文翻譯人員亦有各自的說話習慣和文字風格。表二、表三所見護持聖旨的元代白話譯文，文句構造和遣詞用字基本一致，但細微差別如「沒體例」與「無體例」，「做呵」與「行呵」、「若做呵」，「不怕那」與「不怕那甚麼」，似此之類交錯組合而成的大同小異的句子，不下三數十種，亦無關對錯，反映的正是不同翻譯人員的不同風格。

⑦ 23) Ene basa Ü-fuṅ-mav-jaṅ-lav

這 更(又) 玉峰 茂 長老

24) ṣarlıqtu ke'e:ṣü yosu üge'u:i üiles bü üiled-

聖旨有 麼道 體例 無 勾當 休 做

25) tügei. Üiledü'e:sü mün basa ülü 'ü: ayu:qu.

做呵 他 更 不 怕

26) ṣarlıq manu noqoyi ṣıl qabur-un hečüs sara-yin

聖旨 俺的 狗 年 春 的 末 月 的

27) qurban ṣine-de Da-

三 初 七十

28) lan bulaq-a büküi-

泉 有時分

29) dür bičibei.

寫來

(更這玉峰茂長老有聖旨麼道，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
聖旨俺的。狗兒年三月初三日，七十箇井兒有時分寫來。) ②⑨

②① 23) Ene basa

24) fa-ṣıtu ke'e:ṣü yosu üge'ü:n üiles bü üi-

25) ledtügei. Üiledü'e:sü mün basa ülü 'ü: ayu:qun.

26) Fa-ṣı manu takiya: ṣı(l) übü-l-ün teri'ü:n sara-yin

27) harban tabun-a

28) Taydu-da büküi-

29) dür bičibei.

(這的每道有法旨，無體例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甚麼。法旨。雞
兒年十月十五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②⑨ 按蒙文“dalan bulaq”，義為「七十泉」，元譯作「七十箇井兒」，疑誤。「井」，蒙文為“quduṣ”，複數“qudu'ut”。七十泉，據蔡美彪考證，當在元朝皇帝自大都前往上都避暑的駐蹕地龍虎臺一帶，龍虎臺在居庸關南。見蔡美彪，〈林州寶嚴寺碑〉，《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04，「七十泉」註。

③⑩ 30) Ede basa senšhiñü:d

31) ĵarliqtan ke'e:ĵü yosu üge'ü:n üiles 【】 üiledü'e:sü müd basa ülü 'ü:
ayu:qun.

32) ĵarliq manu ĵi ĵin harban nigedü'e:r hon tawlayi ĵil qabu-

33) r-un dumdadu sara-yin

34) qorin nayiman-a Taydu-da

35) büküi-dür bičibei.

(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做無體例勾當呵，他每不怕那什麼？聖旨。至正十一年兔兒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G：緊跟在反詰句“ül'ü: ayu:qun”之後，為結尾語句最末一字。此字之後，即為“ĵarliq/biçig manu.....bičibei”（「X 旨。……寫來」）云云，共 20 件（①-⑥、⑧-⑪、⑬-⑰、⑲-⑳、㉒、㉔、㉖、㉘），舉數例如下：

① 17) Ede basa senšhiñü:d

這 更（又）先生每

18) biçigten ke'e:ĵü yosu üge'ü:i üeles bü üiledtü-

令旨 有 麼道 體例 無 勾當 休 做

19) gei.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d

做呵 不 怕 這的每

20) biçig manu quluqa(na) (ĵ)il qabur-un teri-

令旨 俺的 鼠 年 春 頭

21) 'ü:n sara-yin qorin ĵir-

月 的 二十 六

22) qo'a:n-a Giñ-čev-fu-da

京 兆 府

23) büküi-dür bičibei.

有時分 寫來

(這先生每休倚〔令旨麼道〕做沒體例勾當者。沒體例行呵，他每不怕那什麼？令旨俺的。鼠兒年正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時分寫來。)

② 16) Ede basa doйд

17) Jarliqtu ke'e:jü yosu üge'ü:i üiles bü üiledttügei. Üiledü'e:sü ülü

18) 'ü: ayu:qu. Mün

19) Jarliq manu hūker jil qabur-un teri'ü:n sara-yin qorin tabun-a

20) Taydu-da

21) büküi-dür

22) bičibei.

(更這〔和〕尚每，聖旨與了也，沒體例的勾當休做。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聖旨了也。牛兒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⑮【】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d jarliq manu bars jil.....bičibei.

(.....不怕那什麼？聖旨俺的。虎兒年.....寫來。)

⑯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n jarliq manu bars jil.....bičibei.

(做呵，他不怕那什麼？聖旨。虎兒年.....寫來。)

⑰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d jarliq manu bars jil.....bičibei.

(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聖旨。虎兒年.....寫來。)

⑱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d jarliq manu morin jil.....bičibei.

(做呵，他每不怕那？聖旨。馬兒年.....寫來。)

⑳ Üiledü'e:sü ülü 'ü: ayu:qun. Müd jarliq manu ven tuŋ qutu'a:r hon qagayi jil.....bičibei.

(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聖旨。元統三年豬兒年.....寫來。)

蒙古國的 Tumurtogoo 教授是著名的蒙古語文學家，他把傳世的元代兩種文字（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物分別匯聚在一起，逐一進行符號轉寫（transliteration）、語音轉寫（transcription），臚列參考文獻，編製各種索引，附上精美圖版，編為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2006) 和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2010)，給予蒙元史學者，尤其是蒙語學者極大的便利，可謂功德無量，殊值尊敬。我非語言學家，對於兩書在語言學上的成就和貢獻不能置一詞。祇因為解決「不怕那甚麼」的標點問題，追查對應蒙古原文的諸家拼寫，乃發現 Tumurtogoo 對前述 G 組文書的句讀與其他學者不同，我嘗試了解其中緣故，力不能逮，因將問題披露如下。

F 組的句讀，Tumurtogoo 與諸家同，不必論。G 組則不同：其他學者是把“mün”（或“müd”，下文不贅）連上讀若“.....ül ’ü: ayu:qun mün”，Tumurtogoo 則將“mün”連下讀若“Mün jarliq manu.....”。句讀不同，文義可能有異。Tumurtogoo 著錄元代八思巴字文獻，有拼寫，無翻譯，我無從了解“Mün jarliq manu”云云究竟何義。承傅斯年圖書館吳秀惠女士之助，我得翻閱海外所藏 Tumurtogoo 所編 *Mongol dörvölžin üsegiñ duraschlyn sudalgaa* (Ulaanbaatar, 2002) 一書，奈何此書一如其後來在臺北出版的增補本，亦無翻譯，於是乎 Tumurtogoo 將“mün”字斷連下讀的原因，我終究不能知。

Tumurtogoo 教授熟悉元代蒙文文獻，當然知道碑文結尾語句中出現的“mün”字，有出現在“ül ’ü: ayu:qun”之前的，即 F 組，有出現在“ül ’ü: ayu:qun”之後的，即 G 組。可能就是 F、G 兩組的這個差別，讓他認為“mün”字的意義在 F 組與在 G 組不同，因而句讀不同。他在書後“Mongolian-English Vocabulary”中，列有“müd”、“mün”兩條目，釋義如下：

müd *adv.(pl.) they, those same ones*

mün *n. he himself, the same one*

可見 Tumurtogoo 對“mün”、“müd”的了解，與元代護持聖旨的翻譯者、《元朝秘史》的明初翻譯者，以及現代蒙古語學者，並無二致（詳下）。“mün”、“müd”一方面可以解為「他」、「他每」，是第三人稱代名詞，做主語用；另一方面，可以解為「這個」、「那個」、「這些個」、「那些個」，是個指示詞，修飾用語。元代譯人把 F 組和 G 組的“mün”、“müd”一律譯為「他」、「他每」，文義通暢無礙，完全正確。Tumurtogoo 把“mün”、“müd”斷離“ül ’ü: ayu:qun”，連下讀成“mün jarliq manu”，即讀如前述 G 組，就難以說通。第一，若解“mün”為「他」，與“jarliq”並列為主語，則「他、聖旨、俺的」云云，語無倫次，不知所云。第二，若謂“mün”寓強調之意，“mün jarliq manu”意謂「俺的『這個』聖旨」，未免蛇足，因為出現在文書最後的“jarliq manu”、“bičig manu”等，指的正是當日書寫中的這一個聖旨、令旨，絕不是其他的那一個或那些個聖旨，元人對此十分清楚，絲毫無疑，沒有必要加上“mün”這個字。第三，最不可解的是，“jarliq manu”指的是單一個聖旨，怎麼有時用單數的“mün”，有時卻用複數的“müd”，而且，以〈Ayuqun 表〉所見計，用“müd”的 16 件，比用“mün”的 6 件（②③⑤⑥⑬⑯），還多！

細繹元代譯文，可知元人大概也不會說出“mün jarliq manu”這樣的話。表二、表三所見「不怕那甚麼」（或「不怕那」，下文不贅）與「聖旨」（或「令旨」等，下文不贅）之間並無任何一個字，說明「不怕那甚麼」為句，「聖旨」之前無修飾語。「他不怕那甚麼」與「他每不怕那甚麼」的「他」、「他每」就是「mün」、「müd」的對譯，「更」字則為“basa”的對譯，意為「又」、「再」。“mün”在“ül ’ü: ayu:qun”

之前、之後的不同，可能只是語氣上的改變，猶如漢語「你不怕嗎？」與「不怕嗎，你？！」的不同。³⁰ “mün”字移到“ül’ü: ayu:qun”之後，即G組所見原文，其元代對譯「你」，仍是與「不怕那甚麼」相結合為句，不是移來修飾「聖旨」的。元人譯“jarliq manu”有作「聖旨俺的」，逐字對譯（⑦⑮）；有只作「聖旨」，略過“manu”不譯的（⑩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有作「聖旨了也」的，化名詞為動詞，不難意會（㉓）。「聖旨」兩字之前並無任何修飾語。這些譯例說明元人讀“ül’ü: ayu:qun mün”為句，聖旨的結尾語句結束於此，“mün”或“müd”是和隨後的“jarliq manu”沒有文法上的關聯。

《元朝秘史》經常出現“mün”、“müd”。據栗林均（1951-）編《『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譯・傍譯漢語對照語彙》，“mün”共出現73次，漢字音譯皆作「門」，傍譯作「只」，最多，50次，其他有「本」（7）、「他」（6）、「只那」（5）、「是」（2）、「也」（2）、「只他」（1）；“müt”17次，音譯皆作「木惕」，傍譯皆作「他每」。小澤重男（1926-）日譯本《元朝秘史》譯“mün”有「その」、「彼」、「同じ」、「この」、「あの」等等譯法，譯“müt”則幾全作「彼等」，先師Cleaves（1911-1995，柯立夫）則大抵不分“mün”、“müd”，皆譯作“same”。儘管漢譯、日譯各有多種譯法，英譯幾乎只用同一個字，所有的譯者，包括漢語傍譯者、小澤重男、Cleaves等，對蒙古字的了解其實十分一致，都與前引Tumurtogoo的釋義無異。推測Tumurtogoo對“mün”、“müd”的釋義係根據《元朝秘史》而來。《秘史》的確出現過“mün jarliq”這樣的字眼，在第269節，小澤重男的轉寫與《秘史》的傍譯如下：

quluGana jil Ča’adaḷ, Batu……bürin bolju Kelüren-ü Köde’ü-aral-a

鼠兒 年 人名 人名……衆 做著 河名 的地名 行

kür-iyēr quriju Činggis qahān-u nereyidügsen mun jarliG-iyār Ögödeḷ

普教 聚者 太祖 皇帝 的 名了的 只 聖旨 依著 人名

qahān-ni qan ergübe.

皇帝 行 皇帝 立了

《秘史》的總譯略去了部分人名，譯作：

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刺勒地，行大聚會着，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

蒙文原文字面意義為：「依著成吉思可汗的，指名〔窩闊台繼位〕的那個聖旨，立窩闊台可汗為汗」。《秘史》總譯譯為「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雖未將“mun”字譯出，但是「遺命」云云，明白指出就是「那個」聖旨，而不會是別的聖旨。小澤

³⁰ 移到“ül’ü: ayu:qun”之後略去了“basa”，可能是語法上的問題。

重男譯為「チンギス可汗の名指せるかの敕もて、オゴデイ可汗を王（カン）に戴きぬ」，譯“mun”為「かの」；Cleaves譯作“according to the same decree by which Činggis Qahan had named [him]”，譯“mun”為“the same”，都是很信實的翻譯。在《秘史》上下文中，“mun”指稱的對象都是有所交待，十分明確的。在本文討論的護持聖旨中，若把“mun”字從上文中切割下來，而把它和下文連讀成“mun jarliq manu”，謂“mun”指的就是「這個」聖旨，未免蛇足，因為書寫在聖旨末尾的“jarliq manu”，指的就是我們的這一個聖旨，不會是別的那一個或那些個聖旨，沒有特別必要再指名交代。

總之，元代護持聖旨的結尾語句，與元代譯人和現代學者不同，Tumurtogoo把“mün”、“müd”連下讀為“mün jarliq manu”，我無法了解其緣故。Tumurtogoo所編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傳世文物匯錄二書，將來再版，若能補上所收蒙文文書的外文翻譯，讀者獲益自必更鉅。

（三）若干隨想

在含有“bu ’üleddugee”二字的二十二件聖旨、令旨中，元代漢字直譯今存者十二件，其中比較接近今日漢語說話習慣只有一件（即①），譯文是：

① 這先生每休倚令旨麼道做沒體例勾當者。

「令旨麼道」四字原闕，此據祖生利所補。「休…做…者」三字是對“bu ’üleddugee”二字的信而達的翻譯。其它各件譯文，逐字對譯的痕跡十分明顯，保持濃濃的蒙文味道，對這種文體較為陌生的人，自然覺得它蹩扭、難懂、不可卒讀。請看以下數例：

② 更這〔和〕尚每聖旨與了也，沒體例的勾當休做。

②⑥ 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①① 更這的每道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①⑨ 更這和尚每說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①⑦ 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①的譯者把「休做者」三字拆散，安插到譯文中適當位置，而後數例的譯者則把「休做者」三字，據“bu ’üleddugee”原來位置，依樣放到句末。不同的安排，帶來不同的含義。①與其他數例的不同，猶言「休恃有聖旨而做壞事」與「恃有聖旨休做壞事」的不同。前者義明而理順，後者義晦而理乖。〈Ayuqun 表〉中的其它元代譯文，除了①外，盡屬後者。該〈表〉之外還有更多的例子。我不禁疑惑，這是因為元朝漢語語法本來如此呢，或者是各各譯者遷就原文語法以致於如此？

元朝白話碑甚少題名。立石者的姓名，今日尚可見到一些。他們與碑文文本應無直接關係。刻石匠人更少，尚見者有楊玉（37）、張德寧（38）、賀直（62）、鄭寬（64）、張德、石聚（66）。^{③①}碑上八思巴字和漢字大概都出自一人之手，而他們很可能都是漢人。書丹者署名尤少，僅見「徐道安書」（37）、「先秉彝書丹、題額」（38）二例；不能確定八思巴字就是他們寫的。北京平谷興隆寺八思巴字蒙古文聖旨碑末行左下角刻有八思巴字一行，照那斯圖拼寫為“liw zhi džiŋ bi-ci-bei”（⑥），釋作「劉嗣正書」，這是可以確定八思巴字出自某人之手的唯一例證。陝西郿陽光國寺聖旨碑題名末行為「路井鎮趙珪刊。鄉士白克中譯、書丹並額」（⑩），白克中大概是能夠漢字直譯八思巴字蒙古文而留名至今的唯一一人。石匠和書丹的文化水準可能不高，他們的八思巴字知識可能十分有限。而且八思巴字形貌方正，不易辨識，稍一不慎，可能弄錯。八思巴字碑文時見錯訛，原因在此。^{③②}崇尚騎射，疏於文事的蒙古人學習八思巴字，並非易易。元代在中央和地方設置蒙古字學教授八思巴字，而今所知教席全為漢人，無一為蒙古族。^{③③}種種因素交相摻雜，影響及於碑面上原文和譯文的品質。為了維護自身權益以及避免遭受外力（例如過往使臣、軍馬，以及地方豪霸）侵欺干擾，元朝寺廟宮觀往往透過管道取得護持聖旨，刻石立碑，以為護身符。這類碑刻應當不少，大部分大概都會同時刻上蒙古原文。^{③④}然而，原文碑刻有幸存留至今的，不過〈Ayuqun 表〉中所列的二十餘方。原文碑刻所以淪亡，原因多端。改朝換代，失去護身作用，以及元朝覆滅，八思巴字宣告死亡，都是重要因素。

漢字直譯考釋方面，有一誤解，需要辨正。按蒙文聖旨末尾，依例都有“jarliq manu”二字，直譯或作「聖旨俺的」，或逕作「聖旨」。一九三三年，馮承鈞出版《元代白話碑》，其〈緒言〉中列有一對照表，上為「原白話文」，下為「文言釋義」。「聖旨俺的」，他釋為「欽此」。這不對。按：中國古文獻所載皇帝聖旨、詔書、敕諭、硃批等旨諭之後，往往可見「欽此」兩字。許多字典辭典的編纂者和古文獻的點校者認為「欽此」兩字出諸皇帝之口，是旨諭之內的語句。這是由來已久的誤解。「欽此」兩字其實是宣讀、記錄、引用旨諭的人在宣讀、記錄、引用旨諭完了之後加上的語句，表示「欽奉如此」的意思。帝制時代，法律條文猶如皇帝的旨諭，引用者

③① 翻檢祖生利博士論文《元代白話碑文研究》所得，人名後數目字為該書碑刻序號。

③② 關於八思巴字碑文的書寫與鐫刻的評論，下引蔡美彪的兩段文字可見一斑：一、〈平谷元興隆寺聖旨碑譯釋〉：「此碑八思巴字書寫工整秀麗，而且通篇無誤（個別誤字，顯為誤刻），這在現存八思巴字碑文中，實為少見。」見《考古學報》2006.3：346。二、〈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八思巴字譯蒙古文書，例應自左至右行。傳世碑文莫不如此。此碑獨依漢文體例，自右至左行，是僅見的例外。……可以推知，至正十四年抄錄舊旨的僧人及刊石的匠人……都已不識八思巴字款式，只是依樣摹寫，以致錯訛屢見。」見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第2輯，頁45。兩碑在〈Ayuqun 表〉中列為第⑥、⑨。

③③ 參拙撰《元代的蒙古字學》（臺北：蒙藏委員會，1990）。

③④ 後人編纂地方志及金石書往往摒棄原文不錄，良可惜也。

偶而也會在法條之後加上「欽此」兩字以示敬重。說詳拙文〈「欽此」再議〉，發表於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五年，丁辛在他的一篇短文中，釋「聖旨俺的」為「欽此」。「聖旨俺的」之前，「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他釋為：「如有故違，豈不害怕聖旨！（小心勿違）」。³⁵同年，王蒨在〈法源寺聖旨碑及其他〉一文中說，「『聖旨俺的』，這句話更是親切通俗，馮承鈞按漢語譯成『欽此』，頗為傳神。」³⁶丁、王二人的「詮釋」，可謂獨樹一幟，別出心裁。二〇〇六年，蔡美彪發表〈平谷元興隆寺聖旨碑譯釋〉，注釋「聖旨俺的」為：「漢字聖旨直譯蒙文 jarliq manu，作『聖旨俺的』，義譯即『欽此』。」蔡氏為著名元史學者，八思巴字專家，研究過甚多聖旨碑，譯註詳盡，精確可靠，千慮一失，此之謂也。

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年來勦力蒐集史迹文物，照相出版，嘉惠士林甚鉅。已出的《北京遼金史迹圖志》，上下二冊，印刷精美。《北京遼金文物研究》不乏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可惜在碑文釋讀方面，偶見疏失。最近出版的姊妹作《北京元代史迹圖志》這方面的問題稍微多些。以平谷興隆寺聖旨碑來說，誤讀的就不少。如「大福蔭護助裏」作「設助裏」，「月闕歹皇帝」作「女皇帝」，「差發」作「差業」，「祝壽與者」作「祝壽輿者」，「無躰例的勾當」作「無□例的每當」，「領泉府卿塔失」作「領泉附卿先□」，「大德三年七月」作「大德三年二十月」（二十月！），等等。假如釋文者找來三年前蔡美彪對該碑文的考釋文章，或者查閱平谷的地方志書，³⁷這些不該有的錯誤就可減少，免除厚誣元人、貽誤讀者之嫌。愛深責切，遼金城垣博物館對學術研究做出的鉅大貢獻究竟值得肯定和感謝。

四、結語

元代帝后等人頒給佛寺、道觀的聖旨、懿旨等護持文書，它的八思巴字蒙古原文幾乎一無例外的都以“’ülu·u’ayuqun”作結。它的漢文直譯也同樣定型化譯作「不怕那」。據照那斯圖等人的研究，護持文書的這個結尾語句不是一般的疑問句，而是特殊的反詰句。為了傳達蒙文原文所表達的強烈反詰語氣，元代譯人特別加上「甚麼」兩字，譯作「不怕那甚麼」。蔡美彪早已正確指出，「不怕那甚麼」相當於漢文文言「寧不知懼」。照、蔡二人在內的學者標點「不怕那甚麼」，或用問號，或用句號，或用嘆號，並不一致，但具無不可。唯「不怕那甚麼」所表達的反詰語氣固然強烈，它

³⁵ 丁辛，〈《嘉祐禪寺元代聖旨碑》釋讀〉，《文物天地》1996.3：26。

³⁶ 王蒨，〈法源寺聖旨碑及其他〉，《文獻》1995.2：212。文中解說元代直譯，頗見新奇。

³⁷ 謂蔡美彪前揭文〈平谷元興隆寺聖旨碑譯釋〉。

基本上還是一個疑問句，選用問號也許更為適當。我點校《元典章》，最終決定採用問號來標點其中大約二十見的「不怕那甚麼」，原因在此。標點「不怕那甚麼」只是個小問題，為解決這個小問題，我翻檢相關資料、閱讀近人著作，卻另外發現兩個語言文字上的疑難問題，並且生發若干讀後感想，於是乎小題大作，草成這篇近乎咬文嚼字的評論性文章，請教於高明。

第一個問題是：元代定型化的護持文書，若以有、無“bu ’üleddugeè”兩字來分別，可分兩類。第一類是有此二字的，結尾語句有兩句，首句即以“bu ’üleddugeè”兩字為斷，次句則包含“’ülu·u ’ayun”在內，通常作：“……bu ’üleddugeè. ’üledu·esu……’ülu·u ’ayun.”元人一般譯作：「……休做者。做呵，……不怕那甚麼？」第二類無“bu ’üleddugeè”兩字，把第一類的兩句併為一句，通常作：“……’üledu·esu……’ülu·u ’ayun.”元人一般譯作：「……做呵，……不怕那甚麼？」兩類在數量上前者多於後者，但在語法上都無問題，文義上也都可通，因而並無孰對孰錯的問題。本文推測元代護持文書結尾語句有無“bu ’üleddugeè”兩字，也許與脫文與否無關，文書起草人不同的說話習慣和文字風格可能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個問題與護持文書結尾語句內“’ülu·u ’ayun mun”或“’ülu·u ’ayun mud”的斷句有關。所有學者都把“mun（他、這、那）”與“mud（他們、這些、那些）”連上讀，以“mun”或“mud”為句，唯獨蒙古國的蒙古文專家 Tumurtogoo 教授為例外——他把“mun”或“mud”當作隨後的“jarliq（聖旨）”或“i dži（懿旨）”、“bičig（令旨）”的修飾語。本文認為把“mun”或“mud”當作修飾語，有語意累贅之病，複數（“mud”為複數）與單數（“jarliq”“bičig”等具為單數）不協調，以及與元代直譯「聖旨俺的（jarliq manu）」、「令旨俺的（bičig manu）」不對應等問題，因而不能贊同 Tumurtogoo 教授的句讀。

文章最後記錄我閱讀相關文獻的若干感想，包括我對元代直譯文「休做者」與「…休…做…者」的簡短評論，對護持文書蒙文碑刻時有錯訛的原因推測，對若干學人誤譯「聖旨俺的（jarliq manu）」與誤解漢文「欽此」的批評，以及對現代出版品有關碑文釋讀品質的求全責備等。

語言學非我所長。這篇涉及元代歷史與蒙古語言的文字難免錯誤，敬希讀者指正。

2010.12.25 初稿；2012.3.20 二稿；2012.12.19 三稿；2013.3.5 定稿

表一〈Ayuqun 蒙漢對譯表〉

說明：

一、下表係依據現存元代八思巴字蒙古文 20 方碑刻文字和 12 件公文書製成。這些蒙古文中都有“’ülu·u ’ayuqun”一語，元代直譯作「不怕那」或「不怕那甚麼」。與元代前述直譯相對應的蒙古原文碑刻或公文書，數量應當相當多，唯大部分已經佚失。流傳至今者唯本表所列 32 方、件，包括聖旨碑 15 方，聖旨 10 件；懿旨碑 1 方，懿旨 1 件；令旨碑 3 方，令旨 1 件；及法旨碑 1 方。這 32 通旨諭的頒布對象，若非寺觀，則為僧道，主旨在於禁止外人侵犯寺觀，故後人稱之曰「護持文書」、「護持聖旨」、「護寺聖旨」等。中原漢地的護持文書，大抵都上石立碑，起到護身符的作用，元代直譯大都還在。頒給藏人的護寺文書（本表第四欄即備註欄中有標記「藏」字者），本表所列 11 件，原件具在，唯當時是否刻石立碑，已無可考，它們沒有元代的漢文直譯，理所當然。這 11 件，加上⑤、⑥、⑨、⑬疑有元代直譯，但今已佚的 4 件，共 15 件，都有今人譯文。

二、一方石刻或一件文書，往往有二位或更多中外學者先後釋讀，逐一著錄，並無必要。蓋本表之製作，在於便利說明正文中所提兩個與“’ülu·u ’ayuqun”有關的問題，而非提供這批文物的研究著作目錄。事實上，這批文物的相關研究目錄，下列二書已足參考：一是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下編·元代白話碑文集錄校注》。祖氏校注中對碑刻的形制、內容、原在地、拓本收藏情形、歷代著錄與近人研究，均有簡介。二是 D.Tumurtogoo 的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表中簡稱「鐵 II」）。書中對於著錄的碑刻文書，均有“A.Transliteration”、“B.Transcription”及“References”三項內容，“References”臚列相關研究目錄甚備。

三、本表自左至右，內容如下：

第一欄為碑刻或文書名稱，前冠序號①②等。碑刻名稱，各家著錄不盡相同，不具。第二欄為蒙古碑文或文書語音轉寫（transcription），前冠行號 17）、18）等。由於一方石刻或一件文書可能有二位或更多學者釋讀，而同一學者拼寫原文，可能既有語音轉寫，又有符號轉寫，而各家採用的轉寫系統又復不同，因而同一蒙古原文可能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不同系統的拼寫。本表若採錄最早出現的某位學者的轉寫，則第二欄勢必容納多種不同系統的轉寫，這對於我們比較本表中各各碑刻或文書的蒙古原文，顯然不方便。職是之故，本表第二欄採錄轉寫，依準如下原則。首先，採錄語音轉寫，捨棄符號轉寫。第二，採錄照那斯圖的轉寫。若見於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一書（表中簡稱「照 II」），則採錄之；否則，則採錄他書所見照氏的轉寫。第三，照氏若無相關轉寫，則採錄其他學者的轉寫。本欄蒙文轉寫來源既定，則在第四欄（即備註欄）標識之：點號「·」前為論著簡稱，論著簡稱請參文後書目；點號後為頁碼，頁碼為該一論著所在書中起始之頁碼，而非本表第二欄所見轉寫所在之頁碼，蓋既有起始頁碼，則轉寫之所在，翻檢可得也。

第二欄內“bu ’üeleddugeè”兩字下有底線，為我所添加；方括號“【】”亦我所加，我疑原文此處或脫漏“bu ’üeleddugeè”兩字，標識於此，醒目故也。

第三欄為元代漢字直譯（計採 17 件）。如無元代直譯，則補以今人譯文（計採 15 件），前加 [今譯] 以示。

第四欄為備註。備註欄首列第二欄轉寫的來源論著簡稱和起始頁碼，次列 Tumurtogoo 前揭書中對應著錄的起始頁碼（以「鐵 II.xx」標識），這是因為本文正文提出的兩個問題之一，即“mun~mud ; mün~müd”的問題，乃因翻檢 Tumurtogoo 是書而起。“「藏」”字意義見說明一。

名稱	八思巴字蒙古文轉寫	元代直譯~今人譯文	備註
① 1276 年禹王廟 安西王令旨碑	17) ède basa senš ₂ hijud 18) bič’igt’en ge·ej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eledt’u-</u> 19) <u>geè</u> ’üeledu·esu ’ülü·u ’ayugun mud 20) bič’ig manu	這先生每休倚□□ □□做沒體例勾當者。沒體例行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II.123。 鐵 II.9。
② 1277 (1289?) 年玄中寺聖旨碑	16) ède basa doйд 17) jarligt’u ge·ej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eleddugeè</u> ’üeledu·esu ’ülü- 18) ’u ’ayugu mun 19) jarlig manu	更這〔和〕尙每聖旨與了也，沒體例的勾當休做。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II.6。 鐵 II.11。
③ 1277 (1289?) 年諭拉潔僧格貝 聖旨	21) ène 22) basa lha rjè sèn ghè dpal 23) jarligt’u ge·ej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u> 24) <u>’üeledt’ugeè</u> ’üeledu·esu ’ülü·u 25) ’ayugu mun 26) jarlig manu	[今譯] 他不得因持有聖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照 II.11。 鐵 II.13。 「藏」
④ 1282 年東嶽廟 秦王令旨碑	16) ède basa mu dži t’uŋ t’eri·ut’en senš ₁ hi·ud 17) bičigt’en ’ala ge·eju ’ö·erun Gariya ’üge·un hara šini·ulun yosu 18) ’üge·uè ’üeles 【】’üeledun yabu·asu ’ülü·u ’ayugu mud 19) bič’ig manu	這 <u>牟志通</u> 爲頭先生〔每更倚著有〕令旨麼道，不屬自己的人夾帶，做沒體例的勾當，行〔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1998.13。 鐵 II.20。
⑤ 1289 (?) 年水 泉寺聖旨碑	27) ède basa doйд 28) jarligt’an ge·eju yosu ’üge·un ’ü(è)les <u>bu ’üè-</u> 29) <u>-le(d)t’u geè</u> ’ü(è)ledbe〔a〕su ’ülü·u ’ayugun mun 30) jarlig manu	[今譯]他們也不得因持有聖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照 II.16。 鐵 II.15。

名稱	八思巴字蒙古文轉寫	元代直譯～今人譯文	備註
⑥ 1294 年興隆寺聖旨碑	11) ène basa t'aj dʒaŋ law hēiŋ ɣiaw Goyar 12) ʃarligt'an ge·eʃ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eledt'ugeè</u> 'üeledu·esu 'ülü·u 'ayugu mun 13) ʃarlig manu	[今譯] 他們也不得因持有太章老興覺二人收執的聖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豈不怕？	照 II.33。 鐵 II.31。
⑦ 1298 年寶嚴寺聖旨碑	23) ène basa 'èu huuŋ maw dʒaŋ law 24) ʃarligt'u ge·eʃ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eled-</u> 25) <u>-t'ugeè</u> 'üeledu·esu mun basa 'ülü·u 'ayugu 26) ʃarlig manu	更這玉峰茂長老有聖旨麼道，無体例的勾當休做著。做呵，他更不怕那？	照 1996a.48。 鐵 II.22。
⑧ 1301 年諭陀羅尼僧衆聖旨	24) ède basa dharmič'id 25) ʃarligt'an ge·eʃu yosu 'üge·uè 'üè- 26) les <u>bu 'üeledt'ugeè</u> 'üeledu·esu 27) 'ülü·u 'ayugun mud 28) ʃarlig manu	[今譯] 他們也不得因持有聖旨的陀羅尼僧衆而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照 II.28。 鐵 II.24。 「藏」
⑨ 1303 年延祚寺小薛大王令旨碑	17) ède basa doйд bič'igt'en k'e·eʃu 18) yosu 'ügeè 【】 'üeledun yabu·asu 'ülü·u 'ayugun mud buč'ig manu.....	[今譯] 他們如果因為持有令旨而去做無理的事，豈不怕？	照 II.131。 鐵 II.26。
⑩ 1305 年懷寧王海山令旨	29) ède basa 30) bič'igt'en 'ala k'e·eʃu yosu 'üge·un 'üeles 31) <u>bu 'üeledt'ugeè</u> 'üeledu·esu 32) 'ülü·u 'ayugun mud 33) bič'ig manu	[今譯] 他們也不得因持有令旨而做無理的事，如做，豈不怕？	照 II.137。 鐵 II.28。 「藏」
⑪ 1309 年清虛觀聖旨碑	18) ene basa 19) ʃarliqt'an k'eʃ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u> <u>üeledt'ugeè</u> üeledu·esu ülu ayuqun mud 20) ʃarliq manu	更這的每道有聖旨麼道，沒体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	《哈》2000.47。 鐵 II.32。
⑫ 1309 年龍興觀懿旨碑	16) èyin ge·e·ulu·ed burun buši bolgagun haran 'ülü·u 'ayugun ède basa sēnš ₁ hiŋud 17) ·i dʒit'en èle k'e·eʃu yosu 'üge·uè 'üeles 【】 'üeledu·esu mud basa 'ülü·u 'ayugun 18) ·i dʒi manu	這般曉諭了，別了的人，不怕那什麼？更這先生每說道有懿旨，無體例勾當做啊，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II.118。 鐵 II.61。

名稱	八思巴字蒙古文轉寫	元代直譯～今人譯文	備註
⑬ 1312 年少林寺聖旨碑	26) ède basa doйд 27) ǰarligt'an ge·eǰ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è-</u> 28) <u>ledt'ugeè</u> 'üèledu·esu 'ülu·u 'ayugun mud 29) ǰarlig manu	更這和尚每道有聖旨 麼道，沒體例勾當休 做著。做呵，他每不 怕那什麼？	道 1994.32。 鐵 II.36。
⑭ 1313 年寶嚴寺聖旨碑	23) ène ba- 24) sa u sèuŋ džin gèi zǰaŋ džaŋ law 25) ǰarligt'u ge·eǰ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u> <u>'üèledt'ugeè</u> 'üè- 26) ledu·esu 'ülu·u 'ayugun mun 27) ǰarlig manu	更這五松振吉祥長老 說有聖旨麼道，無体 例的勾當休做著。做 呵，他不怕那？	照 1996a.48。 鐵 II.43。
⑮ 1314 年開化寺聖旨碑	21) ède basa doйд 22) ǰarligt'an ge·eǰu yosu 'üge·un 'üeles 【】'üèledu·esu 'ülu·u 'ayugun mud 23) ǰarlig manu	更這和尚每，有聖旨 麼道，無體例勾當做 呵，不怕那什麼？	照 II.38 鐵 II.50。
⑯ 1314 年儲祥宮聖旨碑	21) ède basa tšin taw miŋ 22) ǰarligt'u ge·eǰu yosu 'üge·un 'üeles <u>bu 'üèledt'ugeè</u> 'üèledu·esu 'ülu·u 'ayugu mun 23) ǰarlig manu	更這陳道明倚著有聖 旨麼道，無體例勾當 休做者。做呵，他不 怕那什麼？	照 II.45。 鐵 II.48。
⑰ 1314 年大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參圖一)	21) ède basa 22) ǰarligt'an ge·eǰ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èledt'ugeè</u> 'üèledu·esu 'ülu·u 'ayugun mud 23) ǰarlig manu	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 麼道，沒體例的勾當 休做者。做呵，他每 不怕那什麼？	照 II.48。 鐵 II.45。
⑱ 1312-1317 年 間南華寺聖旨	26)ède basa doй (id) 27) (ǰarlig)t'a(n) k'e·eǰ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è-)</u> 28) (ledt'ugeè) ('ü)èledu·esu mud basa 'ülu·u 'ayugun (下缺)	[今譯] 和尚們也不得 因持有聖旨而做無理 的事。如做，他們豈 不怕？	照 II.66。 鐵 II.41。
⑲ 1318 年光國寺聖旨碑	19) ède basa doйд 20) ǰarligt'an k'e·eǰu yosu 'üge·uè 'üeles <u>bu 'üèledt'ugeè</u> 'üèledu·esu 'ülu·u 'ayugun mud 21) ǰarlig manu	更這和尚每，說有聖 旨麼道，無体例勾當 休做者。做呵，他每 不怕那。	照 II.71。 鐵 II.56。

名稱	八思巴字蒙古文轉寫	元代直譯～今人譯文	備註
②⑩ 1320 年答己皇太后懿旨	25) ëyin ge·e·ulu·ed bu- 26) run buši bolgagun haran 'ulu·u·a- 27) yugun ède basa 28) ·i džit'u ge·eju yosu 'üge·uè 'üè- 29) les <u>bu 'üèledt'ugeè</u> 'üèledu·esu 30) 'ulu·u 'ayugun mud 31) ·i dži manu	[今譯] 如此講明了，違者豈不怕？他們也 不得因持有懿旨而做 無理的事。如做，他 們豈不怕？	照 II.113。 鐵 II.59。 「藏」
②⑪ 1321 年天寧寺法旨碑	21) ëyin 22) k'e·e·ulu·ed burun buši bolgagun haran 'ulu (·u) 23) 'ayugun ène basa 24) hūa džit'u k'e·eju yosu 'üge·un 'üèles <u>bu 'üè-</u> 25) <u>ledt'ugeè</u> 'üèledu·esu mun basa 'ulu·u 'ayugun 26) hūa dži manu	這般教諭了呵，別了 的人，他不怕那甚 麼。 這的每道有法旨，無 體例勾當休做者。做 呵，他更不怕那甚 麼。	照 II.142。 鐵 II.63。
②⑫ 1323 年諭恩薩巴聖旨	31) ède ba- 32) sa doyid 33) jarligt'an k'e·eju yosu 'üge·uè 'üèles 34) <u>bu 'üèle(d)t'ugeè</u> 'üèledun yabu·asu mud 35) 'ulu·u 'ayugun 36) jarlig manu	[今譯] 他們也不得因 持有聖旨而做無理的 事。如做，他們豈不 怕？	照 II.76。 鐵 II.65。 「藏」
②⑬ 1324 年類烏齊寺聖旨	39) ède basa doyid 40) jarligt'an k'e·eju yosu 'üge uè 'üèles <u>bu</u> 41) <u>'üèledt'ugeè</u> 'üèledu esu mun basa 'ü- 42) lu u 'ayugu 43) jarlig manu	[今譯] 和尚們也不得 因持有聖旨而做非法 的事。如做，豈不 怕？	照 2004.56。 鐵 II.68。 「藏」
②⑭ 1324 年札西丹寺聖旨	32) ède basa doyid 33) jarliqt'an k'ējū yosu üge·uè üeles 【】 üè- 34) ledū·esū mud basa ülü·ü ayuqun. 35) jarliq manu	[今譯] 如這些和尚們 也因為持有聖旨而做 無理的事，他們豈不 怕？	呼 2004.222。 鐵 II.71。 「藏」
②⑮ 1328 年諭斡節兒堅贊聖旨	13) ène 12) jarlig èyin du·ulgagda·ad burun 'ulu k'uyiči- 11) ·ek'un haran 'ulu·u 'ayugun	[今譯] 聖旨如此宣諭 了，不照規矩完成的 人，難道不怕嗎？	照 1996b.45。 鐵 II.74。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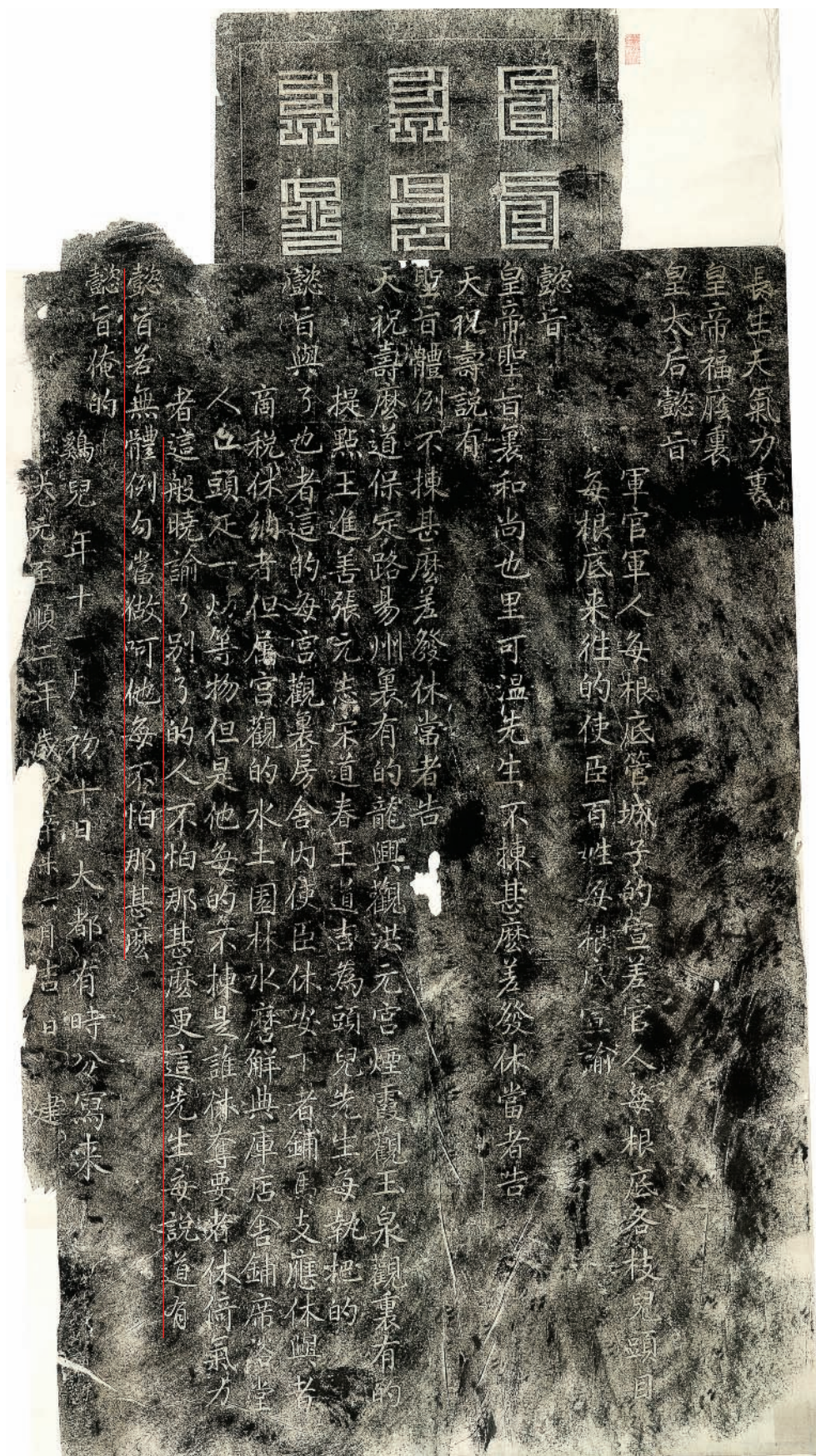
名稱	八思巴字蒙古文轉寫	元代直譯～今人譯文	備註
②⑥ 1335 年仙人宮聖旨碑	26) ède basa sēnš ₁ hiṇud 27) ǰarligt'an (k'e·e) ǰu yosu 'üge·uē 'üēles <u>bu 'üēledt'ugeē</u> 'üēledu·esu 'ülü·u 'ayugun mud 28) ǰarlig manu	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II.82。 鐵 II.75。
②⑦ 1336 年天寶宮聖旨碑	28) ède basa 29) ǰarligt'an k'e·eǰu yosu 'üge·un 'üēles 【】'üēledu·esu mud basa 'ülü·u 'ayugun 30) ǰarlig manu	這的每有聖旨麼道，做無體例的勾當呵，他每更不怕那什麼？	照 II.90。 鐵 II.78。
②⑧ 1343 年圓光寺聖旨碑	20) ède ba- 21) sa doйд 22) ǰarliqt'u k'ēǰu yosu üge·ün üēles <u>bu üē-</u> 23) <u>ledt'üge ē ü</u> ēledü·esü mud basa ülü·ü 24) ayuqun 25) ǰarliq manu	這和尚每，依著有聖旨麼道，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著。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麼。	呼 2004.276。 鐵 II.82。
②⑨ 1345 年公哥曲寺聖旨	48) ède basa 49) ǰarliqt'u k'ēǰu yosu 50) üge·üē üēles 【】üē- 51) ledün yabu·asu ü- 52) lü·ü ayuqun mud 53) ǰarliq manu	[今譯] 他們也不得因持有聖旨而做非法之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呼 2004.287。 鐵 II.84。 「藏」
③⑩ 1351 年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30) ède basa sēnš ₂ hi-ṇud 31) ǰarligt'an k'e·eǰu yosu 'üge·un 'üēles 【】'üēledu·esu mud basa 'ulu·u 'ayugun 32) ǰarlig manu	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做無體例勾當呵，他每不怕那什麼？	照 II.99。 鐵 II.87。
③⑪ 1362 年諭雲丹堅贊聖旨	31) ǰarliq ēyin dūlqaqdād burun 32) ǰük-iyer ülü k'üyič'i·ek'ün 34) haran ülü·ü ayuqun aldaqun	[今譯] 聖旨如此宣諭了，不完全正確執行的人難道不怕嗎？不怕處罰嗎？	呼 2004.319。 鐵 II.90。 「藏」
③⑫ 1368 年霞魯寺聖旨	55) ède basa ē šēs guṇ ga 56) yosu 'üge·uē 'üēles <u>bu 'üēle (d)-</u> 57) <u>t'ugeē</u> 'üēledu·(e) su mud basa 58) 'ülü·u 'ayugun 59) ǰarlig manu	[今譯] 他們，包括耶歇衰噶不得做無理的事。如做，他們豈不怕？	照 II.109。 鐵 II.93。 「藏」

古今
論衡



圖一：一三一四年〈重陽宮聖旨碑〉拓影（上截）

（傅斯年圖書館藏，登錄號 04380，參表一〈Ayuqun 蒙漢對譯表〉第⑰項）



圖二：一三〇九年《龍興觀懿旨碑》拓影

（傅斯年圖書館藏，登錄號 04062-1，參表一〈Ayuqun 蒙漢對譯表〉第⑫項）

表二〈有休做表〉

說明：

- 一、表二及表三製作依據為祖生利博士論文《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下編·元代白話碑文集錄校注》所收 118 篇元代白話碑文中，其結尾語句與本文正文所見蒙文原文“.....’üeles bu ’üeleddugeè. ’üeledu·esu (/’üeledün yabu·asu)’ülü·ü ayuqun”及“.....’üeles ’üeledu·esu (/’üeledün yabu·asu)’ülü·ü ayuqun”相對應者。前者有“bu ’üeleddugeè”兩字，元譯一般作「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不怕那甚麼？」後者無“bu ’üeleddugeè”兩字，元譯一般作「無體例的勾當做呵，不怕那甚麼？」前者譯文有「休做」，列為表二，題曰〈有休做表〉；後者無“bu ’üeleddugeè”，譯文無「休做」，列為表三，題曰〈無休做表〉。
- 二、第五欄為祖氏前揭書碑文編號。碑文元譯相同，則將碑文編號分別錄入第五欄中，如序號 9 有 54、71、85、87 四件；因有四件，故第六欄記載為 4。
- 三、部分碑文已見表一〈Ayuqun 蒙漢對譯表〉中，如序號 6 的編號 36 碑文，表一為第②件，故第五欄中標識為 36=②。
- 四、本表列出元譯 27 種（序號 1 至 27），見於 41 件碑文，其中有 10 件並見表一。換言之，有 31 件碑文（41 減 10）與前揭“.....’üeles bu ’üeleddugeè.....”相對應，但它們的蒙文原文已經不存。這 31 件，加上表一所揭蒙文原文尚存的 22 件，合計 53 件，就是目前所知蒙文聖旨等公文書中含有“bu ’üeleddugeè”兩字的件數。

序	休做 üeles bu üeleddugeè	做呵 'üeledu·esu	不怕 ülü·ü ayuqun	碑文編號	計
1	沒体例勾當休做。	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55	1
2	沒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更不怕那甚麼？	27	1
3	沒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不怕那甚麼？	70	1
4	沒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	107	1
5	沒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59	1
6	沒体例的勾當休做。	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36=②、37	2
7	沒体例的事休做者。	做呵，	他不怕那甚麼？	32	1
8	沒体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更不怕那？	103	1
9	沒体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	54、71、85、87	4
10	沒体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76、80=⑰	2
11	無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不怕那？	51、53、78=⑭	3
12	無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	91=⑱	1
13	無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不怕那甚麼？	33、82=⑯	2
14	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更不怕那甚麼？	93=㉑	1
15	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74、75、101=㉔、 115、116	5
16	無体例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56	1
17	無体例勾當休做者。	若做呵，	他每不怕那？	113	1

18	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若做呵，	他更不怕那甚麼？	77	1
19	無體例公事休行者。	行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30	1
20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不怕那甚麼？	104	1
21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更不怕那？	57=⑦	1
22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不怕那甚麼？	58、72	2
23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63、68	2
24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做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111=②⑧	1
25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若做呵，	不怕那甚麼？	73	1
26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若做呵，	他不怕那甚麼？	62	1
27	休倚〔令旨麼道〕做沒體例勾當者。	沒體例行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35=①	1

表三〈無休做表〉

說明：

一、表三製作依據，詳見表二說明一。並參表二說明二、三。

二、本表列出元譯 17 種（序號 1 至 17），見於 17 件碑文，其中有 5 件並見表一。換言之，有 12 件碑文（17 減 5）與前揭“……üeles ’üëledu·esu……”相對應，但它們的蒙文原文已經不存。這 12 件，加上表一所揭蒙文原文尚存的 8 件，合計 20 件，就是目前所知蒙文聖旨等公文書中沒有“bu ’üëleddugeé”兩字的件數。

序	做呵 ’üeles ’üëledu·esu	不怕 ’ülü·ü ’ayuqun	碑文編號	計
1	沒體例勾當做呵，	他每根底〔不怕〕那甚麼？	84	1
2	沒體例勾當行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96	1
3	沒體例底勾當做呵，	他更不怕那甚麼？	88	1
4	沒體例的勾當行呵，	他每不怕那？	64	1
5	沒體例裏的勾當做着行呵，	他不怕那甚麼？	69	1
6	無體例勾當做呵，	不怕那甚麼？	79=⑮	1
7	無體例勾當做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106	1
8	無體例勾當做呵，	偏他每不怕那甚麼？	114	1
9	無體例勾當行呵，	他每不怕那？	97	1
10	無體例勾當行呵，	他不怕那甚麼？	95	1
11	無體例的勾當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110	1
12	若無體例勾當做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94=⑫	1
13	做無體例勾當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112=③⑩	1
14	做無體例的勾當呵，	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105=②⑦	1
15	做沒體例的勾當行〔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45=④	1
16	做沒體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89	1
17	行無體例勾當呵，	他每不怕那甚麼？	92	1



圖三：一二九四年〈興隆寺聖旨碑〉碑陰元譯拓本（引自《北京元代史迹圖志》，頁12）

碑阳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蔭設助裏

聖旨
皇帝聖旨管軍的官人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每的達魯花赤每根底經過的使臣每根底宣諭通

成吉思皇帝的月闕女皇帝的

薛禪皇帝的聖旨裏和尚每也裏可溫每先生每不揀甚麼差業科配修出者告

天祝壽者告有來知令依在先的——如今

聖旨の□例裏不揀甚麼差業科配休出者

天根底禱告祝壽興者麼道屬大都路的薊州平谷縣瑞屏山□□□□□寺淨嚴獨樂華嚴寺裏每住的□寺□□

兩口根底將著的

聖旨與了也這的每的寺裏每的他每的房子裏每使□□□□□□□□思休要者司□地稅祿□□□□□□

的□園地土水碾水磨鋪席店舍熱□水堂子不揀□□□□□□□□□□這泰長者與□□□□□□□□□□

聖旨麼道無□例的每當休行者無□□例的每當行施

聖旨俺的
馬兒年六月十二日上

大德三年二十月 日住持妙光

七-

淨嚴寺□□ 瑞屏庵山主
華嚴寺住持講經沙門□□□

獨樂寺監寺□和尚

開讀使臣總管郭天禪

管監房□公塔剃赤

通議大夫山北遼東
□提刑按察使劉公□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宣政院使領泉附卿先□

府答失蛮

圖四：一二九四年〈興隆寺聖旨碑〉元譯釋文，墨字為《北京元代史迹圖志》，頁 13，釋文影像。朱筆為本文作者所加。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佚名，《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景館藏元刊本，1972。簡稱《元典章》。
- 佚名，《至順鎮江志》，收入《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臺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第5冊。
- 佚名，《元朝秘史》，《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本，1976。
- 佚名，《廟學典禮》，王珽點校，《廟學典禮》（附外二種），收入《元代史料叢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伯杭等奉敕修，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二) 近人論著

丁辛

- 1996 〈《嘉祐禪寺元代聖旨碑》釋讀〉，《文物天地》1996.3：25-27。

丁勇

- 2007 〈元代漢語的“(不) VP 那怎麼/什麼”問句〉，《語言研究》2007.1：77-79。

方齡貴

- 1999 〈爲“不怕那甚麼”進一解〉，收入氏著，《元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232-238。原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1：36-38。

王茵

- 1995 〈法源寺聖旨碑及其他〉，《文獻》1995.2：209-216。

北京市文物局編

- 2003-2004 《北京遼金史迹圖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上、下冊。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

- 1990 《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元》，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總第48-50冊。

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

- 2005 《北京遼金文物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09 《北京元代史迹圖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亦邻真
1963 〈讀 1276 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兼評尼古拉·鮑培的譯注〉，收入氏著，《亦邻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頁 427-446。原載《內蒙古大學學報》1963.1。
- 1982 〈元代硬譯公牘文體〉，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164-178。
- 朱慶之
1991 〈關於疑問語氣助詞“那”來源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2：24-28。
- 李文仲
1996 〈金山嘉祐禪寺元代聖旨碑〉，《文物天地》1996.3：24-25。
- 李崇興、祖生利、丁勇
2009 《元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呼格吉勒圖
2004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哈斯巴根、烏力吉
2000 〈平遙縣清虛觀八思巴字蒙古文聖旨碑考釋〉，《內蒙古師大學報》2000.6：47-49。
- 洪金富
1990 《元代的蒙古字學》，臺北：蒙藏委員會。（徵求意見稿）
- 2010 〈元朝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740-742。
- 祖生利
2000 《元代白話碑文研究》（打印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
- 常鳳玄
1984 〈元代法旨碑四種考釋〉，《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01-524。
- 馮承鈞
1931 《元代白話碑》，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 馮春田
2006 〈反詰疑問代詞“那”的形成問題〉，《語言科學》2006.6：52-61。
- 照那斯圖（1934-2010）
1982 〈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復原與考釋〉，收入《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研究文集》（以下簡稱《照 I》），頁 69-80。原載《中國語言學報》1982.1。

- 1984 〈天寶宮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碑〉，收入《照 I》，頁 81-86。原載《民族語文》1984.6。
- 1986 〈關於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碑刻〉，收入《照 I》，頁 87-91。原載《民族語文》1986.6：43-47。
- 1988 〈再論八思巴字蒙古語中的 'ülu·u〉，收入《照 I》，頁 117-120。原載《西北民族研究》1988.1：210-213。
- 1990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研究文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簡稱《照 I》。
- 1991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II·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簡稱《照 II》。
- 1996a 〈林縣寶嚴寺兩道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民族語文》1996.3：48-54。
- 1996b 〈八思巴字蒙古語龍年聖旨〉，《民族語文》1996.4：45-49。
- 1997 〈妥歡帖睦爾皇帝虎年聖旨〉，賈拉森、巴達瑪敖德斯爾編，《論文與紀念文集》（*A Collection of Papers and Commemorative Essays, 1946-1996*），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頁 228-241。
- 1998 〈阿難答秦王八思巴字蒙古語馬年令旨〉，《民族語文》1998.3：13-17。
- 2002 〈《蒙古秘史》中“兀朮兀”的“兀₂”是什麼〉，《民族語文》2002.2：33-36。
- 2004 〈也孫鐵木兒皇帝鼠年三月聖旨〉，《民族語文》2004.5：56-60。

照那斯圖、道布

- 1984 〈天寶宮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碑〉，《民族語文》1984.6：49-54，收入《照 I》，頁 81-86。互見照那斯圖，1984。

照那斯圖、胡海帆

- 1996 〈林縣寶嚴寺兩道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民族語文》1996.3：48-54。互見照那斯圖，1996a。

道布、照那斯圖

- 1994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續二）〉，《民族語文》1994.1：32-40。

蔡美彪

-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 1986a 〈涇州水泉寺碑譯釋〉，《元史論叢·第三輯》，頁 231-243。
- 1986b 〈河東延祚寺碑譯釋〉，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頁 45-56。
- 1988 〈元氏開化寺碑譯釋〉，《考古》1988.9：842-845。
- 1995 〈林州寶嚴寺八思巴字聖旨碑譯釋〉，《考古》1995.4：360, 376-380。

- 1997 〈元代道觀八思巴字刻石集釋〉，《蒙古史研究・第五輯》，頁 55-114。
- 2006a 〈元瀋州天寧寺帝師法旨碑譯釋〉，《中華文史論叢》總 84：303-315。
- 2006b 〈平谷元興隆寺聖旨碑譯釋〉，《考古學報》2006.3：333-352。
- 2011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羅常培、蔡美彪
- 1959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北京：科學出版社。
- 2004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小澤重男
- 1962 〈山西省交城縣石壁山玄中寺八思巴文字蒙古語碑文の解讀〉，《東京外國語大學論集》9：9-33。
- 1984-1994 《元朝秘史全釋》，東京：風間書房；上冊，1984 初版，1989 再版；中冊，1985 初版，1993 再版；下冊，1986 初版，1994 再版。
- 1987-1989 《元朝秘史全釋續考》，東京：風間書房；上冊，1987；中冊，1988；下冊，1989。
- 中村淳、松川節
- 1993 〈新發現の蒙漢合璧少林寺聖旨碑〉，《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8：1-92。
- 田中謙二
- 1964 〈元典章蒙文直譯體文章〉，載吉川幸次郎、田中謙二合著，《元典章の文體》，收入岩村忍、田中謙二校定，《校定本元典章・刑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第 1 冊，附錄，頁 47-161。
- 杉山正明
- 2004 《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 栗林均
- 2009 《『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漢字音譯・傍譯漢語對照語彙》，仙台：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
- Chavannes, Edouard
- 1904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V : 357-447.
- Cleaves, Francis W. (柯立夫，1911-1995)
- 1979 “The Initial Formulae in a Communication of a Mongolian Viceroy to the King of Kore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y* 3: 65-88.
- 1982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nast (照那斯圖)

- 1987 “A Royal edict of Emperor Yingzong Gegegen of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Mongolian Hpags-pa Script.” *A World of Language: Paper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S.A. Wurm on His 65th Birthday* 語言的世界：獻給溫棣帆教授 65 壽辰論文集, edited by Donald C. Laycock and Werner Winter. Canberra: Dep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收入《照 I》，頁 93-97。

Poppe, Nicholas (鮑培)

- 1941 *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The Square Script 方體字)*, Moscow-Leningrad. 俄文初版。
- 1957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前書之英文初版。
- 1986 《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郝蘇民據鮑培前揭書英文版譯補，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Tumurtoogo, D.

- 2002 *Монгол Дөрвөлжин Үсэгийн Дурасхалын Судалгаа*. Ulaanbaatar: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ngol Studies.
- 2006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0.
- 2010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Introduction, Translitera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Zograf, I. T.

- 1984 *Mongol'sko-Kitajskaja Interferencija: Jazyk Mongol'skoj kanceljarii v Kitae*. Moskva Nauka.